

領土收復主義與意大利性 (italianità)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Olivetti 被驅逐一事，表明聯邦當局出現了一種新的敏感性。統一後的意大利民族主義主要著眼於仍屬奧地利的特倫託和的里雅斯特，偶爾也指向瑞士的意大利語山谷地區。《瑞士歷史詞典》（Dizionario storico della Svizzera）認為，繼第 C.I 章所述 1798 年加入奇薩爾皮納共和國的嘗試失敗之後，十九世紀的提契諾州並不存在重大的意大利收復主義運動。¹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幾年里，出現了帶有強烈親意大利情緒的少數派立場，意大利作家如 Giuseppe Prezzolini 於 1912 年介入了關於意大利語瑞士地區身份認同的討論。許多提契諾人所關切的，是捍衛其 *italianità*（意大利性），以抵禦該詞典所稱的 “penetrazione demografica ed economica alloglotta”，即聖哥達鐵路開通後德語瑞士人在人口和經濟上的滲透。²期刊 *L'Adula* 於 1912 年 7 月 4 日由 Teresa Bontempi 和 Rosetta Colombi 在語言學家 Carlo Salvioni 的支持下創辦，表達了最激進的親意大利立場，直至 1935 年被聯邦委員會下令停刊。³對聯邦而言，其教訓在於：意大利語邊境地區曾是逃離本國政府的意大利人的避難所，但也可能成為一個自稱代表全體意大利人的意大利國家施加影響的渠道。第 D.I 章將這段歷史延續至法西斯時期屆時墨索里尼的收復主義壓力與提契諾州意大利反法西斯流亡者的存在，以相反的方式重現了 1850 年代的格局。到 1914 年，避難所的歷史已經走完了一個輪迴。提契諾州仍在接納來自意大利的政治流亡者，但他們如今是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後來又

是反法西斯人士，而瑞士當局對待他們的謹慎態度，是由六十年的外交經驗所塑造的。

時期 提契諾州的流亡者 聯邦的典型應對 1821–1847 燒炭黨人、皮埃蒙特人、州一級容忍，1823 年和 1836 年的 *Fremdenkonklusa Giovine Italia*（青年意大利） 1848–1859 倫巴第民主派、遠離邊境的拘禁、志願者、逃兵 1853 年後的驅逐 1860–1870 馬志尼派、共和派 監視，有限干預 1869–1914 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者 監視，1881 年、1895 年、1898 年、1912 年的驅逐

資料來源：見本章所引文獻。⁴

1 註釋

1. Silvano Gilardoni, “Irredentismo”, 載 DSS, 2008 年 8 月 21 日版本, <https://hls-dhs-dss.ch/it/articles/017428/2008-08-21/> (2026 年 10 月 4 日查閱)。
2. Gilardoni, “Irredentismo” (見上文)。
3. Gilardoni, “Irredentismo” (見上文), 將 L'Adula 作為 “posizioni minoritarie di forte italo filia” 的例證; Silvano Gilardoni, “Adula, L”, 載 DSS, 2003 年 3 月 7 日版本, <https://hls-dhs-dss.ch/it/articles/024590/2003-03-07/> (2026 年 10 月 5 日查閱), 關於其創辦、其編輯 (“fondato e redatto da Teresa Bontempi e da Rosetta Colombi”)、其自 1912 年 7 月 4 日至 1935 年 8 月 3 日的出版以及聯邦委員會對其的查禁。

4. 該表概括了前文各節所引的資料；驅逐年份分別指 Malatesta（1881 年）、Gori 及其同伴（1895 年）、伊麗莎白皇后遇刺後採取的措施（1898 年）以及 Olivetti（1912 年）。

僅供一般參考。本文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不能取代針對個別情況的專業意見，亦不建立律師與客戶關係。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狀況。

網上版本：hk.helveticaregister.com/lugano-irredentism-and-italianita